

避免受到 伤害途径 的

文字清丽，于静而富有感思。

同时还有对生活的敏锐与细腻。

是朱文颖这一代人的写照。

——戴望舒

作为20世纪90年代

作家群的代表之一，读者更会一解的

是她在小说中刻画的完美意境。

朱文颖 著

本书则以散文随笔和对谈两种

形式，从作家对生活的感悟，对文学

的理解和阅读习惯

等多重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其鲜活立体

的内心世界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

朱文颖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/朱文颖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 12
ISBN 7-5633-5048-9

I. 避… II. 朱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作家—访问记—中国
IV. ①I267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093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6.5 字数:140千字

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8 000册 定价:18.00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随笔

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/3

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/6

北极光/9

雪/11

危楼/14

南岳寺/16

众生/18

美女与斗士/21

我们究竟要说什么/23

喂,你养不养他/25

屋子里的京戏/27

沙溪印象/30

鬼故事/34

雾中风景/36

同登彼岸/38

别让我再哭了/41

关系万千重

——范小青与她的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/44

金銮殿,或者看得见天使的地方/47

亮缎锦袍与虱子/52

女人、电梯与公寓/59

三言两语的江南才子/61

盛筵之后

——杨明义的荷花作品及其他/63

坐在黄包车上的川嫦/65

“瞎子摸象”话王尧/68

假面与良知/75

张爱玲的故乡/82

巴黎的春天 /85

钢琴课/88

到上海购置新衣的薇依/89

上海往事(之一)/91

上海往事(之二)/95

海上的花开花落/98

栖身之地/100

梦幻中的四舅形象/104

一个人离开了我们/107

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/110

珍珠与手艺人/113

野性非洲/116

寻找狐狸的孩子/118

如同皮影戏的夜晚/121

一场棋逢对手的战斗/124

像天使一样飞翔/126

人在中途/128

访谈录

古典的叛逆

——与评论家吴俊的对话/133

写作、印象及内心活动

——与作家魏微的对话/149

蓝调的叙述

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戴女士与蓝》的访谈/168

“你应该是苏州文化的女儿”

——与姜广平对话/182

随笔

无限巨澜的灵魂其实也是简单的。关键只在于你看世界的方式。而这，则正是写作本身最让人着迷的地方。

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

我上班的报社对面是个公园。敞开式的,不卖门票,类似于街心花园。隔着分隔里外的镂空栏杆,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形。有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,有人在走,也有人在唱歌。因为休闲,他们都有种静止的观感,像慢动作。有一次,中午我进去散步。有个中年人牵着一只纯种的京巴狗。中年人坐在长椅上,狗躺在椅子下面,探出头。我走上去摸那只狗的毛,毛很顺,刚洗过澡的样子。它张大眼睛看我。眼睛也很大,很有光泽,像个漂亮小孩的眼睛。中年人问我,是不是喜欢这只狗。我说是的。中年人又说,因为一些他不想告诉人的原因,他在找一个收养这条狗的人。只有两个条件,第一,他养这条狗的时间长了,有了感情,所以希望收养它的人也待它好些。第二,他想念这条狗的时候,能够每个礼拜上收养人家里看看它。

我想了想。觉得第一个条件容易接受,第二个就有困难了。就摇头。但我仍然还是喜欢那条狗,就又伸出手摸它一下。我离开时,中年人很认真地说:如果有一天,你改变主意了,就还到这个公园来,我常带着这条狗来散步的。

但是,后来我又去这个公园,却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中年人,和他的那条狗。一次也没有。然后就到了去年那个炎热的夏天。我写过一篇以这个公园为背景的小说,就是在去年夏天。那是真正的酷暑。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,连续很多天出现三十七八度的高温,是非常少见的事情。一天,也是一个中午,我去公园。公园里人很少,但是树叶、草都长得很茂盛,格外地茂盛。疯长。几乎有点热带的风光。中午的太阳是白色的,容易让人产生幻觉。我站在一棵大片叶子的树下,忽然觉得这样的夏天,这样的炎热,是应该发生些什么事情的。应该有什么东西被打破,非常常规的东西,被一些不易解释、无法言说的事物进入。我看着那棵被阳光照得枝叶显出光明的树,这样想到。

就出现了那篇小说。在一次事故中,警察认识了一对恋人。警察发现,女人太爱那个男人,这使他突然有了一种危险感。而在同时,警察也对那个女人产生了微妙的感情。随着故事的进展,警察渐渐在暗恋中不能自拔,而女人则最终杀死了那个男人。

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。我把它的背景放在了那个公园里面。虽然是杜撰,它还是有些震撼了我。没有理由、毫无保留的恋情,把感性的力度推向极致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做《金丝雀》。在我的印象里,金丝雀是一种非常娇弱的鸟,羽翼都漂亮,细腻,在大一些的风里面一吹,毛就蓬乱了,然而又很无辜。这样的形象,有一种易受伤害的感觉,会让我想起那个中年人牵着的京巴狗,还有那双眼睛,睁得很大,圆圆的,一览无余地看着你。

现在我还是每天都要经过那个公园。有时候我幻想那条狗就在那边的草地上,被人遗弃了,或者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我想,在生活

里面,大多数人是不敢也不会把那条狗牵回家里去的,因为,这或许是避免受到伤害的最便捷的途径。

1998 年 8 月

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

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波兰导演,关于他的著名影片《十诫》,曾经有过以下这样一段解释: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,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,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。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的最简单、最基本、最原始的生活原则。在第一诫中,保罗的父亲过于相信科学的教条而轻视灵性。未谙世事的保罗只能到姑姑那里接受宗教的启迪。保罗问姑姑,上帝是什么?姑姑回答:是爱。

在一个叛逆的、颓败的或者既叛逆其实又颓败的时代里谈爱,多少是件有些落伍的事情。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了。或者相信过,后来失望了,绝望了,就也不相信了。我有一个朋友,在感情上出了点问题,他对我谈起他的那些朋友们。他说,在他们里面,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忠诚。他说他们生活在谎言,欺骗和动摇之中。他们没有信念。现在你要是去问他上帝是什么,他不会回答你是爱。因为他现在看不到爱,他不知道身体里的爱到哪里去了。

回过来说我们的话题。关于情人的话题。我举例我喜爱的女作家玛·杜拉斯。她是这样说的：

先是在永隆，地处乌瓦洲平原。我想，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多水之地。那时我才八至十岁，发生了一件事。有如惊雷，或者是像宗教信仰。她是行政管理区行政长官的女人。他们有两个孩子。他们是从老挝迁到这里来的，她在老挝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情人。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，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地方。就在那里他自杀了。在琅勃拉邦。

与这两个情人相共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，经过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永隆。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情感：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。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弘，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……

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样一件事情、这样一个片段会给杜拉斯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。是什么事物，如同惊雷，深入骨髓，竟然产生了神灵的作用。我想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就像她所说的：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弘，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。通过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个体的联系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他们原本与我们一样，飘零在这无根的人世，通过他们超越世俗规范的联系，世界重新得以被认识。而现在我们所谈论的情人，几乎已经很少涉及这种最本质的关联。我们褻渎了这个词，我们加入了许多世俗的事物，不美的事物，我们讲述其他，而其实正是已经失爱的我们，不配使用这两个词。

再来说说李敖的那首《只爱一点点》。“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。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眉来又眼去，我只偷看你一眼。”这首看似玩世、支持失爱的小诗，在我看来，却恰恰说明了一个智者内心深处的痛彻心肺的微语，那是在一份创楚、一道终极防线后面的——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。

北极光

呼兰河这小城里边，以前住着我的祖父，现在埋着我的祖父。

我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长到四五岁，祖父就快七十了。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，祖父就七八十岁了。祖父一过了八十，祖父就死了。

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上，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，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一匹马来，一会工夫会变出一匹狗来，那么变着。这一些不能想像了。

我看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看到这里，便会有些发呆。这个命运漂泊夭亡的女作家，她究竟想在这里说些什么？她好像什么也没说，却又什么都说了。在其中的一句话里，她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——“这一些不能想像了”。想像什么？为什么要想像？为什么又不能想像了？那样的故作平淡温和的语调，那样的举重若轻。忽然，就在这种姿态与手势的背后，她顿了一下，她不能再接着往下说，她必须停顿，必须休整，她必须继续地若无其事下去。

一位去过漠河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相片。荒漠上全是雪。他在

信里说,在那里他看到了北极光。美得极不真实,让他感到惊惧与过于绚烂中的凄凉。他又说,他去看了那个女作家的故居。她从那里逃荒出去,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她在她的书里却疯了似的重复着这样的话:我家是荒凉的。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。

现在那故居的院子里倒真的是荒凉了。雪下得很大,院子里还有一尊白玉砌的塑像。她低沉了头,嘴角微微向下,坚韧而倔强。拒绝任何诉说。

有人给她写传记。里面有这样的话:这个人的手臂里有内伤,伤到了骨骼,那骨骼就是给扁鹊看,也已经变色。但是她倒背着双手。她到门外面去,她说天凉,说风大,说橡树的红色叶子落了满地。

她若无其事。她只是不说那双手。

据说北极光是一种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特殊的天气现象,就像一种内敛、坚硬而又稀有的品质。现在,极少能见了。

雪

那天是个下雪的日子。大家都觉得天气很冷，窗帘掀着，是为了看见雪的样子。

老谷说像鸡毛。

我们大家就都笑起来，然后有人说这种天气应该喝酒。

我去找了四只杯子。或许是五只，也可能更多些。杯子是那种说不出名堂来的白色。在我摆弄杯子的时候，老谷放了一张老唱片。

老谷低着头，把自己沉在椅子里。

雪下大了，白的，让人觉得白，白得空虚。

大家把沙发拖出来，乱七八糟地坐下去，好像倒暖和了一些。看看窗外，觉得空虚是一种冷。

我提出让我出去买酒。

他们说你不冷吗，我笑了，于是他们就扔给我一条长围巾。

猩红色的。

我把自己包起来，就出去了，围巾很长，在我身后飘呀飘的。

老谷以前总是对我讲狐狸的故事，但我总不明白，下雪天，狐狸